

百 科 小 叢 書

中 外 交 通 小 史

向 達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22

5

書叢小科百

史小通交外中

著 達 向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二〇八五九)

百叢書
小叢書
中外交通小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向達

主編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作者贅言

中外交通史這個題目太大了，並且也太廣了：在時間方面既然須上下幾千年，在空間方面也得要縱橫九萬里。不僅要述到中外政治上的交通，即在文化方面小而至於名物度數之微，大而至於思想世運之轉，都不能不爲之一一標舉，溯其流變。這不是這一本中外交通小史所能包舉無遺的，也不是如我這樣淺學所能率爾操觚，以來著作這樣廣博的書的。

我以前讀 Henry Yule 編譯和 Henri Cordier 修訂過的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這一部書的時候，很是心服。書中關於中古時代西方人士說到中國或親自到過中國而寫成的紀行之作，收羅很詳（馬哥孛羅游記，別有專書，故未放入），考證也極詳審。第一冊爲導言，專言好望角航路尚未發見以前，中西交通的概況，提綱挈領，頗爲得要。我因此冊爲張本，寫成這一部中外交通小史。不過我也不是完全據此書，此書只詳中國同西方的交通，於中國文化的東被

及南傳既不着隻字，於中外交通在文化上的收穫，也沒有提及；又於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上的交通，更屏棄不道，對於這些處所，我都就我所知，爲之補充。至於各時代的交通路線，則就中國史籍所紀爲之摘錄，列於附注之內；偶有可以補充正文的也列入附注。所以這部小書其實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通小史。

自然，以上下幾千年縱橫九萬里的中外交通史實，要歸納到不滿四萬字的小冊子裏面，掛一漏萬和敘述失當，這還待說。不過我一方面總很願意使這一本小冊子對於讀者多少有點補益。一方面我對於我自己的錯誤，並不想文飾，而希望有人肯賜以教正！十九年四月十日作者述於上海。

中外交通小史

目錄

緒論	一
第一章 希臘羅馬與中國古代的文化交通	五
第二章 中國與中亞	一五
第三章 中國與伊蘭文化	二〇
第四章 印度文化之東來	二七
第五章 中國與阿拉伯的交通	三九
第六章 中國文化之東被與南傳	四九

第七章	景教與也里可溫教·····	五八
第八章	中古時代到過中國的幾位外國人·····	七三
第九章	明清之際之中西交通與西學·····	九二

中外交交通小史

緒論

所謂交通史有兩個意義：一是就交通制度的本身而言，如中國歷代交通器具的變遷以及交通時間的縮短，都是這一類交通史中討論的資料；一是就這一個地理單位同又一個地理單位在各時代交往的情形及其影響而言，如中國同日本歷代往來的梗概，和其在文化上所激起的變革，那是這一類交通史所要討論的。所謂中外交交通史當然是屬於後一類的。

中國的文化自來都以爲是孤立的，不受外來影響的。但是從十九世紀末葉考古學和比較語言學興起以後，考古中亞的前仆後繼，在那裏所發見的古文化很多，中國同其他文化錯綜複雜的痕蹟到處可見。又自所謂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的意義闡明以後，讀史的人纔知道這一民

族在歷史上所發生的大變動往往影響到其他民族的興盛和滅亡，如匈奴民族之西徙，就是一個例證。所以中國的文化並不是孤立的。不僅各時代環繞中國的其他民族想同中國交往，就是中國自己也不絕地有人抱着玄奘法師『發憤忘食，履險若夷，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而之柰苑』的精神，去深入他國。魏、晉以後，印度的佛教東來中土，始則尚有主客之分，終則竟成連雞之勢。佛教的思想竟侵入中國的各方面，而不能辨別。隋、唐以後，中國的文化又渡海東去，傳入日本，大化維新，於是日本的一切無不模倣唐風。至於六朝以及遼、金、元時代，北方民族同化於中國，於是中國民族中又驟然添了不少的他民族的成分在內。元、明以後，中國同西洋又相接觸，卒之有今日之局。凡此皆可以見中國文化實無時無刻不與他民族發生關係。

因為考古學同比較語言學興起，中國文化同其他民族的關係逐漸明瞭，同時中國文化同民族的來源問題，一時也成爲討論的中心。有的以爲中國文化是起於本土，民族也是土著；有的以爲文化同民族都是從其他地方遷徙過來的。後一說中又分西來南來諸說。聚訟紛紜，至今未有定論。最近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考古的發見，西來說又死灰復燃，新進的學者且有主張

殷墟文字也受有外來的影響的。

因爲西洋學者對於中國民族同文化的來源有西來諸說，恰巧清朝末葉，民族主義勃興，遂有不少的中國學者借着這種新來的學說爲他們的政治主張；且最先不過一種手段，入後竟翕然附和。相傳爲先秦古書，如穆天子傳逸周書王會解等等，此時都有人爲之加一種新的解釋，以爲可以考見古代中國同西方的交通，並舉其他種種史實以爲可以證明中國文化同民族之爲西來。同時也有不少學者對於這種主張加以非難反駁的。

自然，這兩派議論都各有其立場，不過要求解決，還得等待中國的考古學大盛，地下掘出的實物一多，方纔可以得一近乎正確的解答。不過這種議論，都不是本書的篇幅所能說及的。所以我對於這一種學說，概從刪落，只就文獻和實物上確實有據的爲之擇要敘述。民族和文化的起源，應該留待中國民族史一類的書籍去研究。

我這部小史斷限始於張騫之通西域，止於乾隆之禁西教。其所以始於張騫之通西域，是因爲自漢武帝時代以後，中外交通方纔有正確的史料可以遵循。至於止於乾隆之禁西教者，則因爲以

前的中外交通，大都是霧裏看花，不甚明白，一直到乾隆時猶是如此。雖是朝代屢易，這一點觀念卻未變更。乾嘉以後，中外交通的形勢起一空前的變革，外國正式以武力壓迫到中國的本部，使中國覺悟到外力的可畏。道光鴉片一役，門戶洞開，遂成曠古未有的局面。所以乾嘉以前，中外的交通，大都是以中國為主體，乾嘉以後，中國時時處於被迫的地位，無由自主；最後不得已而放棄幾千年的傳統思想，以迎受外來的文化。僅僅一世紀間，中國在文化上所起的變革，其急劇竟為前數千年所未有。所以本書時期以乾隆禁止西教為止，以為是一個天然的分限。至於乾嘉以後，以至於今，自當別有一部中國近代新史來闡明其中的過程和可以興慨的變革。那是後話，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了。

第一章 希臘羅馬與中國古代的文化交通

在西元前第四世紀的時候，希臘亞歷山大大王（Alexander the Great）秉着一股的雄心，想征服世界；東征波斯以後，繼着揮軍東進，侵入印度北部；到印度河口，看見那茫茫一遍的水勢，誤會是世界盡頭，不禁撫髀興嘆，以爲無用武之地。後來因爲敘里亞發生變故，匆匆趕了回去，不幸一場熱病，將這位蓋世人豪葬送了去。征服世界的偉業，就此如鏡花水月；然而卻發生了一點別的影響，便是希臘人在中亞建立國家。這些希臘人大都是歷山大王的將卒，如建立大夏的塞琉古（Seleucid）等，卽是一例。希臘人既在中亞建國，希臘的文化自然也隨之東來。

中國在西元前第三第四世紀時，秦國僻處西陲，聲勢極盛。到漢武帝時候，國勢甚盛，很想開拓邊境；南平閩越，北拒匈奴。張騫鑿空，於是中國始知流沙以外的西域，還有更廣大更富庶的地域。西域諸國也因此很震動於漢家的文明。同時西洋方面，羅馬繼希臘而起，聲威也及於中亞一帶。於是

中亞乃成爲當時東西文化交匯的樞紐。自此以後，中國與羅馬的史家時時有紀述西國的文字發現。中國史上並紀載羅馬使臣至中國的事。漢代中國人稱羅馬帝國爲大秦，又稱之爲犁靬，其實都是羅馬帝國的別名。

中國人足蹟曾否到過羅馬帝國的本部，現無可考。後漢書西域傳說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爲安息西界船人所阻而罷。可是中史所紀大秦使者及賈人眩民之屬到中國來的卻不少。漢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這裏的大秦王安敦就是羅馬皇帝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安敦於一六五年征服波斯，使者到中國在一六六年，路途遼遠，所以至漢土時，要在安敦征服波斯後一年了。其後到晉太康中（二八四—二八五），大秦王又曾遣使來獻，有人說晉書大秦傳的大秦王就是 Caesus（282—283）Caesus 以二八三年克波斯，則 Caesus 遣使中國在事實上是辦得到的。後漢書西南夷傳並說漢安帝永寧元年（一二〇），揮國王雍由調獻海西幻人，海西卽大秦，揮國在今安南北部，揮國西南通大秦，當時印度與大秦安息的海上貿易也很盛。漢時中國與印度諸國的海上交通，頗爲頻繁。漢書地理志曾雜記自

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所至的國名，其中的黃支國即印度的建志補羅（Kanchipura），並專設有管理通商的譯長，屬於黃門。因為中國與印度、安息的海上交通很便，是以吳孫權黃武五年（二二六），有大秦賈人至中國貿易的事。梁書海南諸國傳說大秦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這一定是很確的。漢書地理志，張掖郡有驪軒縣，此外有隴西郡的大夏縣和上郡的龜茲縣，都是爲處置歸義降胡而設，而漢時羅馬帝國與中國交通之盛，於此也可概見。

西洋古代載籍中紀述及於中國的也很不少。那時外國稱中國有兩個稱呼：一是由秦國蛻出的支那（China）；一是由絲綢而得名的 Seres。秦服西戎，聲威遠振，所以到漢武帝時，大宛還稱中國人爲秦人。一方面中國的綵綵頗爲西方諸國所重，安息爲要壘斷中國的綵綵貿易，竟至阻止中國與羅馬的交通；漢武帝時遣使者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遵海通諸國，即多齎綵以行，所以稱中國爲 Seres 者，即絲國之意也。西元前四百年左右，希臘 Ctesias 書中述及 Seres，西元前五四十年左右，羅馬地理學家 Strabo 也曾轉述其說。此後如 Pomponius Mela de Situ Orbis，如 Publius Virgilius Maro，如 Guintus Horatius Flaccus，如 Sextus Aurelius Propertius

如 Silius Italicus，如 Publius Ovidius Nasa 諸詩人俱曾述及中國，或作 Seres，或作 Seras，或作 Sericus。羅馬 Pliny 所著博物誌（Natural History）亦及中國。西元後一五〇年左，羅馬大地理學家 Ptolemy 的地理學中，紀有 Seria 同 Sinae 兩國，Seria 國都爲 Sera，Sinae 國都爲 Thine。Seria 在 Sinae 的北方。其實這兩者都是中國。由陸路傳到西方的中國就不爲 Seria，從海道傳到西方的中國就名爲 Sinae。此外說到中國的也還不在少數。西元後兩世紀左右，羅馬還有一位史家名 Florus 的，著羅馬史略的書中說及奧古斯都（Augustus）皇帝卽位的時候，各國來朝；來朝的各國中，卻有 Seres 一國，這大約也是商人之流遠至羅馬，羅馬史家不察，遂以爲是中國貢使了。

據中國同西方的載藉所紀，中國同羅馬在往古既曾互相知道，中亞地方希臘人又曾建立國家，與中國勢力接觸過；所以在文化方面的交光互影，是勢所必至的了。近代西洋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天多似一天，中國民族和文化的來源，一時成爲討論的中心。其中因此有一派人主張中國的文化受有希臘的影響。一九〇二年，英國霍理斯（H. A. Giles）在美國講學，其講稿後刊成書，名

中國與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內中第四講爲中國與古代希臘，就是說中國古代文化蒙有希臘的影響的。他歷舉中國文化與希臘相似之點，爲兩國文化有關係的論證。以爲文天祥正氣歌的殺身成仁的精神，正是荷馬（Homer）史詩伊利亞得（Iliad）中 Sarpento 鼓勵 Glaucus 慷慨赴義的縮影。他如中國的傀儡戲、眩人、猜枚、刻漏、樂律、歷象等等，翟氏以爲都是傳自希臘。張騫通西域攜回的葡萄，就是希臘文 Bóropus 一字的譯音；傳流至今的海馬葡萄鏡，也就是希臘的遺製。

正在那個時候，日本有位學者名飯島忠夫，也倡中國文化導源希臘之說，與翟理斯成桴鼓相應之勢。飯島氏在東洋學報上發表了不少的文章，發揮他的主張，後來總集爲支那古代史論一書。飯島氏的議論比翟氏更爲縝密透澈，他研究中國古代的天文學，結論以爲中國的古曆同西元前三三〇年希臘所行 Calippus 曆制定的根據，觀測的年代，週期的計算，全然相同。木星週期的分配，起點的採取，以合於實際的方法，同印度古曆一致。巴比倫於西元前三一二年始，關於五星的位置，都詳記於楔形書中；其開始的年代與中國印度恰相符合。中國古曆之冬至點在牽牛初度，和希

臘巴比倫的春分點在 α Arietis 附近冬至點在 β Capricorni 附近，也是一致。中國與希臘、巴比倫、波斯、印度都以木星配最高的神祇。西元前四世紀後半期，自巴比倫傳至希臘的占星術同中國古代所有的占星術，其理論的根據都是一樣。中國太一陰陽之說同希臘哲學家 Heraclitus (c. C.B. 500) 的類型說有點彷彿；五行說以五元素與五天帝相結合，和希臘哲學家以五星與五天神相結合的五元素說，也很類似。中國易經用數學的方法來說明宇宙組織的道理，同希臘 Pythagoras 所主張者相同；中國的音律又同希臘 Pythagoras 諸人的學說相同。而中國施行這種曆法以及音律等等，都比希臘來得晚；希臘那時的勢力已到中亞的大夏；中國與希臘在古代都會彼此知道。飯島氏根據此點，遂以爲中國古代的文化確受有希臘的影響，即是儒家的經典也不無帶有希臘的色彩。

說到中國的文化同民族，以爲完全出自西方，或者竟說是導源希臘，這個問題未免太大。文化同人種的發源到底是一元還是多元，至今還無定論。不過依一般人的意見，在同一的環境之下，人類每可以發生同一的文化。所以主張中國古代文化的自發說者也不乏其人，如日本的新城新藏，